

书香阁



中外文化名人与云南系列

南行踏歌

——艾芜与云南

冯永祺 著



南行踏歌

——艾芜与云南

冯永祺 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行踏歌:艾芜与云南/冯永祺著.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0. 8

(书香阁·中外文化名人与云南系列)

ISBN7-5415-1861-1

I. 南… II. 冯… III. 艾芜(1904~1992) - 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7807 号

书香阁·中外文化名人与云南系列

南行踏歌

——艾芜与云南

冯永祺 著

责任编辑:黄 凡

封面设计:鞠洪深

西 里

责任技编:汤家力

荣 璟

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精工彩色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开本:850×1168 1/36

印张:10 $\frac{5}{6}$ 字数:230000

版次: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7-5415-1861-1/K·57

印数:1-3000 定价:16.50 元



艾芜（1992 年）



青年时期的艾芜
(1931 年摄于上海)



20 世纪 50 年代艾
芜在北京时的留影



艾芜与老伴王蕾嘉在一起(1992 年)



巴金、艾芜在新都宝光寺(1987年10月)

发现云南(总序)

冯永祺 汤世杰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云南文化热”。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当云南凭借一批电影与文学作品，将她奇异的自然景观和风俗民情展示于世时，曾给人们带来巨大而又莫名的惊喜。彩云之南，似在一夜间被内地突然“发现”。然而，认识从来都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认识和发现一片土地上的文化尤其如此。那时，作为一片“异域”、一个被观赏的对象，投向云南的目光，无论创作者还是欣赏者，或多或少都带有某些历史的局限。明显的是，其时，读者或观众在钦羡云南的神秘与美丽之余，也对其“封闭”与“落后”怀有种种惊恐：美则美矣，却依然是一块茹毛饮血的蛮荒之地，与充军、瘴疠和野蛮紧紧相连。那时在许多人心目中，云南就像一枚外观诱人的野果，让人心向往之，真去品尝，才发觉其中也充满了异样的苦涩。

直至 20 世纪 80~90 年代，随着社会的长足进步，随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尤其是考古学、民族文化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等学科研究经过长期

的摸索、积累之后奉献出的累累成果逐渐被人知晓，随着人类对现代化进程的种种质疑和对多元文化的重新重视，对云南这片土地的“发现”才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发现云南”遂真正成为可能。这时的“发现云南”，已不再是一种简单、廉价的赞许，而是从历史、文化的高度对她的美丽、丰饶和文化多样性发出的由衷赞叹与深层体认。“发现云南”于是从早期那种对其自然风光的开掘，对其丰富物产的利用和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提升到了历史、文化、考古、文学与艺术的高度，从而使“发现云南”上升到了从中吸取诸多精神营养以滋养人类心灵的层面。

回眸一望，在世界大步走向现代化、一体化的进程中，许多人们原本具有而后再一一失落的精神品格和气质，不少都还保存在云南这片红土地上，其中一部分甚至至今还保存得完好无损。云南之于中国，犹如拉丁美洲之于世界，充满了无尽的魔幻，热带雨林般地生长着葳蕤茂盛的原始文化。在云之南，奇迹从来无需虚构。生活于此的26个民族，以各自不同的文化积累，在这片土地上共同创造出了当今世界恢弘、壮丽的历史与文化奇观。从20世纪50年代人们初闻西双版纳和大理，到80年代的丽江纳西文化热，直至90年代末的迪庆“香格里拉”探秘，云南奉献给中国和世界的，永远是惊诧与惊喜。人们被吸引、被震撼，朝圣般地前往云南，带着现代人的挑剔、苛求，也带着现代人的不解与疑惑：为何过去我们对云南如此丰富的文化遗存竟然一无所知？

云南真是直到现在才被人“发现”？

事实上，世界之注视云南，非始于今日。秘境云南虽地处中华之西南一隅，却更靠近世界的腹部，自古便不隔于世。远在秦汉，一条沟通西南与西亚地区的“蜀身毒道”，便已牵延于云南的山山水水之间。其悠远绵长的历史、立体多样的自然景观、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与多元并存的民族文化，早就吸引了中外众多文人与学者的目光。近代，众多科学家、旅行家与文化研究者前来云南考察、探险，足迹遍及三迤边地，其中，不乏一朝相知便终身相许，与云南结下不解之缘，成为大师者。抗战八年及20世纪50年代，众多学界巨擘、文坛宿将，先后发轫于云南，在此开始了他们初期的研究与创作，遍撒文化、艺术种子，传播科学、民主与文明，至今令人称羨。他们不辞艰险，深入民间，甘苦备尝，以专门家的丰厚学养与外来者的敏锐眼光，考察、研究云南各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所获累累成果，视野宏阔，感受独到，笔力遒劲，文字精美，乃留赠云南与世界的学术与艺术精品。当我们在新的世纪谈论“发现云南”时，怎能忘记他们早在19世纪中叶、20世纪初就开始的筚路蓝缕的探访与研究，以及他们留下的一笔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值此新千年曙光初照，中国改革之潮大倡，云南门窗洞开，边地神奇的自然景观与灿烂的多元文化备受瞩目之际，人们了解云南之渴望亦日盛一日。编辑、出版一套高品味的“中外文化名人与云南”丛书以飨中外读者，正恰逢其时也。这既是对曾为云南殚精竭虑、作过贡献的文化人的怀念，也是对当今人们继续发掘云南丰富的历史与文化资源的激励。

本丛书皆约请与某一选题所述文化名人有较多交往或有较多研究的作家、学者撰写。经过半年的精心策划及各位著者将近一年的潜心撰写，终于在新世纪到来时面世。为了让读者对文化名人有一全面的了解，丛书之每一种都大体包括了三个部分：一为原创性文字部分。著者以散文的笔调介绍了该书涉及的文化名人的身世，尤其是他们在云南的经历与活动，以及云南与此文化名人的活动相关的地区的历史、自然与文化，并对这位文化名人的作品尤其是与云南有关的作品作出自己的解读，以帮助读者理解文化名人及其作品的思想与艺术内涵。二为历史文献部分。收录或摘选了有关文化名人描写或研究云南的作品、专著(文字或历史照片)，作为对所涉及的云南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历史的、文化与文学的记载，供读者品读与借鉴。三为文化名人的生平年表、主要研究成果或著作目录，以及部分历史与现实图片，以尽可能做到图文并茂。对此，我们并没有强求一律，所谓三部分皆相对而言，每部书中各部分所占比例与详略不尽相同，各有侧重，从而既显示出丛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使之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学海无涯。鉴于初次尝试，加之编者学识有限，丛书之缺憾在所难免。好在历史并没有到此完结。历史有阶段性，却从来不会断裂。发现云南的工作从历史中走来，还将向未来走去。但愿这套丛书能对人们了解、认识云南有所裨益，使人们对边地云南有更多新的发现。

2000年元月 昆明

目 录

发现云南(总序) ————— 冯永祺 汤世杰 1

漂泊年年	1
春暖秋凉	10
关于滇东	28
西下彝州	43
今古山和海	50
出入神奇	64
凤尾竹话语	83
瑞丽江,水流长	106
回响	115
旧友新朋	127
户撒人,户撒刀	145
梦寻云南绿	155
一样风雨兼程	165

附录 1 艾芜作品选	177
人生哲学的一课	177
山峡中	199
松岭上	219
洋官与鸡	234
我们的友人	245
山中送客记	256
野牛寨	269
澜沧江边	295
边城	314
附录 2 艾芜生平与著作年表	谭兴国 321
后记	381

画了句号。

云南的朋友盼他再次南行，无奈生命有尽头。生命了了，情思不了，永远的朋友生死相忆。

明末清初，由于战乱，四川人口锐减，湖北、广东等省的大批移民来川，有“湖广填四川”的说法。艾芜的老祖宗是湖北麻城孝感的一户汤姓人家，带着族谱，举家迁到四川，在离成都北门 80 里的彭县和新繁县交界处安家，农耕为生。

汤姓族谱的序列是“列希承宗祖，美德正乾坤”，到“德”字辈时，汤家已是拥有 300 亩田产的大户。不过两代人，就家道中落。

汤乾围老先生有了孙子。韩愈不是说“文以载道”吗？但愿孙子在文学之途上不停地笔耕。科场失意的祖父把希望寄托在孙子身上。

孙子就是汤道耕——艾芜最早的名字。

汤老先生虽然是农民，可从不下田耕种，农活交给长工，自己设馆教书，后来被聘去当家庭教师。他的长子，即道耕的父亲，继承父业，先后在几所小学教书。

道耕读书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高小还没毕业，就报考成都最好的联合中学，榜上有名但却交不起一年 90 元的学杂费，于是考进食宿不要钱的四川省立成都师范学校。这是 1921 年 8 月。

1925 年，师范毕业生汤道耕 20 岁，正是多梦的

年龄。祖父希望他走文学之路，他这时却热心数理化。“五四”之后的北京大学是他向往的学府。他熟读《三国演义》，向往做一个诸葛亮式的人物，建功立业。他本无意于当兵，但在成都少城公园望见巍巍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想到1911年席卷全川、波澜壮阔的保路运动，多少仁人志士为保卫川汉铁路修建权血染成都的往事，他热血沸腾，想要投笔从戎，去报考黄埔军校。他读了高尔基的书，想像高尔基那样，去“人间”，浪迹四海，读人生这本大书。

20世纪20年代是国家、社会的多事之秋，道耕许多想法积郁在心。有好友因为不满成都闭塞，乘舟南下，进了上海大学，后来在“五卅”惨案中殉难。道耕闻讯，悲痛地写诗抒怀：

满怀心腹事，尽埋仇恨中。
安得举双翼，激昂舞太空。
蜀山无奇处，吾去乘长风。

——留法勤工俭学，已有开路先锋。

——广东、福建沿海一带，不少人到南洋谋生，远走异国他乡。

——“蜀山无奇处，吾去乘长风。”道耕想去南洋半工半读，见大世面，做一番事业。

种种令道耕心驰神往的梦想，都被冷酷的现实击碎。到南洋去！凭着一双脚走路，一双手做工，漂泊前进，应该是可以实现梦想。

越海去南洋，成都离海远；选择出川入滇，走坎坷的山路到南洋。道耕走上由成都到乐山到宜宾进入云南东部这条路。

1925年夏天，20岁的道耕，也就是后来的艾芜，踏上长长的漂泊路。他瘦削的身子穿一件半旧的蓝布长衫，瘦削的肩上挎一个布包袱，包袱中的盘缠不知能够支撑前去几里路程。

对于我们，漂泊是个美丽而又陌生的字眼，那时的艾芜却用双脚将它写在了云南的土地上。

20年岁月，艾芜觉得从没有像在滇东群山中漂泊那样随意。目光由故乡习惯了的事物，扩展到非常陌生的世界，虽然这里也许更加闭塞。

在滇东，艾芜走完了夏天，于秋风瑟瑟中走进昆明。盘缠已经用尽，半旧的蓝布长衫近于褴褛，赤脚着地，在异乡人眼里是一个十足的流浪汉。

“劳工神圣”。可是劳工需要“铺保、押金”，没有这两者当不了劳工。饱尝了饥饿的煎熬，亲历了随时可能饿死街头的苦难。作为人，没有维持起码生存和尊严的物质，那景况可以造成人性的扭曲，使人为了活下去而丧失良知。艾芜却经受起一次又一次生命的洗礼，给自己播种下一颗悲天悯人的善心。

昆明的秋寒中有春暖，在给艾芜以无情打击之后也闪现一点人性之善。漂泊者有了工作，翠湖边上滑美巷中的红十字会有了一名川籍杂役。

漂泊的路才刚走出几步，昆明只是一处驿站。在